

# 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

小说月报

获奖作品集(上)

The 17th Baihua  
Literature Award

见证文学的力量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小说月报》编辑部 编

# 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

小说月报

获奖作品集（上）

The 17th Baihua  
Literature Award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小说月报获奖作品集 /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306-7370-6

I. ①第… II. ①小…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0475号

出版策划:《小说月报》编辑部

编辑统筹:徐晨亮 刘洁

装帧设计:任彦

责任编辑:齐红霞 高为 赵芳

内文设计:郭亚红

---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86-22-23332651(发行部)

+86-22-23332656(总编室)

+86-22-23332478(邮购部)

主页:<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分公司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字数:845千字

印张:38

版次: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98.00元(全三册)

---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22)84840016

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  
小说月报获奖作品集



目 录

(上)

中篇小说

- [ 阿 来 ]      三只虫草 / 004  
                    关注人,也要关注人的生存环境 / 072
- [ 刘建东 ]      阅读与欣赏 / 078  
                    人生的阅读课 / 130
- [ 王 蒙 ]      奇葩奇葩处处哀 / 134  
                    我要告诉你奇葩的故事 / 205
- [ 双雪涛 ]      平原上的摩西 / 210  
                    写作者都是幸运儿 / 259
- [ 石一枫 ]      地球之眼 / 262  
                    关于《地球之眼》 / 377

(中)

- [ 张欣 ] 狐步杀 / 380  
不走套路,才有出路 / 536
- [ 尹学芸 ] 士别十年 / 540  
养小说就是养人物 / 600
- [ 裘山山 ] 琴声何来 / 604  
无法给出答案的故事 / 675
- [ 张楚 ] 风中事 / 678  
结婚到底有多难? / 741
- [ 迟子建 ] 空色林澡屋 / 746  
像雪花一样盛开 / 791

(下)

- [ 周李立 ] 火山 / 794  
你在岛屿上,你就该看看月亮 / 833

## 短篇小说

- [ 葛 亮 ]      问米 / 840  
                    命途 / 866
- [ 麦 家 ]      日本佬 / 870  
                    短篇小说和《日本佬》 / 902
- [ 刘庆邦 ]     杏花雨 / 906  
                    《杏花雨》回想 / 920
- [ 冯骥才 ]     俗世奇人新篇 / 924  
                    又冒出一群人 / 987
- [ 徐则臣 ]     摩洛哥王子 / 990  
                    与“摩洛哥王子”相遇 / 1008
- [ 苏 童 ]      万用表 / 1012  
                    关于《万用表》 / 1032
- [ 东 西 ]      私了 / 1034  
                    把虚构的权力交给人物 / 1046

- [ 须一瓜 ] 灰鲸 / 1050  
总有天窗为灵魂而开 / 1083
- [ 弋舟 ] 出警 / 1086  
磨亮硬币的两面 / 1108
- [ 范小青 ] 谁在我的镜子里 / 1112  
现代之镜 / 1128
- [ 郝景芳 ] 北京折叠 / 1132  
我写的不是一个不存在的未来 / 1168
- [ 任晓雯 ] 浮生 / 1174  
用一枚枚浮子标志出旋涡的方向 / 1196

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小说奖获奖篇目 / 1201

编后语 / 1207

中篇小说

zhongpianxiaoshuo







## 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

---

### 阿来 小传

阿来，男，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阿坝藏区马尔康县。做过乡村教师、文化局干部、杂志编辑、刊物主编。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阿来文集》（四卷），诗集《梭磨河》，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格拉长大》《遥远的温泉》，散文随笔集《就这样日益丰盈》《看见》《草木的理想国》以及非虚构作品《大地的阶梯》《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等。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茅盾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奖项。现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 三只虫草

○阿 来

海拔三千三百米。

寄宿小学校的钟声响了。

桑吉从浅丘的顶部回望钟声响起的地方，那是乡政府所在地。二三十幢房子散落在洼地中央，三层的楼房是乡政府，两层的曲尺形楼房是他刚刚离开的学校。

这是五月初始的日子，空气湿润起来。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鼻子里只有冰冻的味道、风中尘土的味道，现在充满了他鼻腔的则是融雪散布到空气中的水汽的味道，还有冻土苏醒的味道。还有，刚刚露出新芽的青草的味道。

这是高海拔地区迟来的春天的味道。

第一遍钟声中，太阳露出了云层，天空、起伏的大地和蜿蜒曲折的流水都明亮起来。第一遍钟声叫预备铃。预备铃响起时，桑吉仿佛看见，女生们早就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了，男生们则从宿舍、从操场、从厕所、从校外开始向着楼上的教室奔跑。衣衫振动，合脚的不合脚的鞋子噗噗作响。男生们喜欢这样子奔跑，喜欢在楼梯

间和走廊上推搡、碰撞，拥挤成一团跑进教室，这些正在启蒙中的孩子喜欢大喘着气，落座在教室里。小野兽一样，在寒气清冽的早晨，从嘴里喷吐出阵阵白烟。

等到第二遍钟声响起时，教室里安静下来，只有男孩们剧烈奔跑后的喘息声。

第三遍钟声响起来了，这是正式上课的铃声。

多布杰老师或是娜姆老师开始点名。

从第一排中间那桌开始。

然后是左边，然后右边。

然后第二排，然后第三排。

桑吉的座位在第三排正中间，和羞怯的女生金花在一起。

现在，点名该点到他了。今天是星期三，第一节是数学课，那么点名的就应该是娜姆老师。娜姆老师用她甜美的、听上去总是有些羞怯的声音念出了他的名字：“桑吉。”

没有回答。

娜姆老师提高了声音：“桑吉！”

桑吉似乎听到同学们笑起来。明明一抬眼就可以看见第三排中间的位置空着，她偏把头埋向那本点名册，又念了一遍：“桑吉！”

桑吉此时正站在望得见小学校、望得见小学校操场和红旗的山丘上，对着水汽芬芳的空气，学着老师的口吻：“桑吉！”

然后，他笑起来：“对不起，老师，桑吉逃学了！”

此时，桑吉越过了丘冈，往南边的山坡下去几步，山坡下朝阳处的小学校和乡镇上那些房屋就在他眼前消失了。他开始顺着山坡向下奔跑。他奔跑，像草原上的很多孩子一样，并不是有什么急事需要奔跑，而是为了让柔软的风扑面而来，为了让自己像一只活

力四射的小野兽一样跑得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春天里，草坡在脚底下已经变得松软了，有弹性了，很像是地震后，他们转移到省城去借读时，那所学校里的塑胶跑道。

脚下出现了一道半米多高的土坎，桑吉轻松地跳下去了。那道坎是牦牛们磨角时挑出来的。

他跳过一丛丛只有光秃秃的坚硬枝干的雪层杜鹃，再过几天，它们就会绽放新芽，再有一个月，它们就会开出细密的紫色花朵。

挨着杜鹃花丛是一小片残雪，他听见那片残雪的硬壳在脚下破碎了。然后，天空在眼前旋转，那是他在雪上滑倒了。他仰身倒下，听到身体内部的东西震荡的声音。他笑了起来，学着同学们的声音，说：“老师，桑吉逃学了。”

老师不相信。桑吉是最爱学习的学生，桑吉还是成绩最好的学生。

老师说：“他是不是病了？”

“老师，桑吉听说学校今年不放虫草假，就偷跑回家了。”

本来，草原上的学校，每年五月都是要放虫草假的。挖虫草的季节，是草原上的人们每年收获最丰厚的季节。按惯例，学校都要放两周的虫草假，让学生们回家去帮忙。如今，退牧还草了，保护生态了，搬到定居点的牧民们没那么多地方放牧了。一家人的柴米油盐钱、向寺院作供养的钱、添置新衣裳和新家具的钱、供长大的孩子到远方上学的钱、看病的钱，都指望着这短暂的虫草季了。桑吉的姐姐在省城上中学。父亲和母亲都怨姐姐把太多的钱花在打扮上了。而桑吉在城里的学校借读过，他知道，姐姐那些花费都是必需的。她要穿裙子，还要穿裤子。穿裙子和穿裤子还要搭配不同的鞋，皮的鞋、布的鞋、塑料的鞋。

寒假时，姐姐回家，父亲就埋怨她把几百块钱都花在穿着打扮上了。

父亲还说了奶奶的病，弄得姐姐愧疚得哭了。

那时，桑吉就对姐姐说了：“女生就应该打扮得花枝招展。”

姐姐笑了，同时伸手打他：“花枝招展，这是贬义词！”

桑吉翻开词典：“上面没说是贬义词。”

“从人嘴里说出来就是贬义词。”

桑吉合上词典：“这是好听又好看的词！”

父母听不懂两姐弟用学校里学来的汉语对话。

用纺锤纺着羊毛线的母亲笑了：“你们说话像乡里来的干部一样！”

为桑吉换靴底的父亲说：“将来还是当老师好。”

桑吉说：“今年虫草假的时候，我要挣两千元。一千元寄给姐姐，一千元给奶奶看医生！”

奶奶不说话。

病痛时不说话，没有病痛时也不说话。

听了桑吉的话，她高兴起来，还是不说话，只是咧着没牙的嘴，笑了起来。

但是，快要放虫草假的时候，上面来了一个管学校的人，说：“虫草假，什么虫草假！不能让拜金主义把下一代的心灵玷污了！”

于是，桑吉的计划眼看着就要化为泡影了。不能兑现对姐姐和奶奶的承诺，他就成了说空话的人了。

所以，他就打定主意逃学了。

所以，他就在这个早上，在上学的钟声响起之前，跑出了学校。

钟声，他想，没有我，还没有这个钟声呢。

原来，学校上课下课是摇一个铜铃铛。当乡镇上来过了一辆收破烂儿的小卡车后，那只铃铛就从学校里消失了。那个被校长和值日老师的手磨得锃亮的铜铃铛把手上还系着一段红穗子，平常就放在校长办公室的窗台上。夏天的早上上面会结着露珠，深秋和初春的早上会结着薄霜。冬天，上面什么也没有，只是光泽都被严寒冻得暗哑了。

那辆收破烂儿的小卡车来过又消失，那只铜铃铛就消失了。

大家叽叽喳喳地说，是一个手脚不干净的同学干的。

传说他用铜铃铛换来的钱在网吧玩了一个通宵的游戏。他在电脑屏幕上打死了很多怪兽，打下了很多样子古怪的飞机。

听说老师们还专门开了一个会，讨论要不要把这个家伙找出来。后来，还是校长说：“孩子，一个孩子，这种事还是不了了之吧。”

校长去了一趟县城，看自己的哮喘病，顺便从县教育局带回了一只电铃。电铃接上电线，安装在校长室的门楣上。从屋里一摁开关，丁零零的声音就响起来，急促、快速，谁去开它都一样。不像原来的铃声，在不同的老师手上，会摇出不同的节奏：叮——当！叮——当！或：叮叮——当当！叮叮——当当！

不承想，电铃怕冷，零下二十多度的冬天里，响了几天，就再也发不出声音了。

桑吉和泽仁想起了公路边雪中埋着的一个废弃的汽车轮胎，他们燃了一堆火，把上面的橡胶烧掉，把剩下的半轮断裂的钢圈弄回来，挂在篮球架上，这就是现在小学的钟了。一棍子敲上去，一声响亮后，还有嗡嗡的余音回荡，像是群蜂快乐飞翔。

放寒假了，钢圈还是挂在篮球架上。

那个县城里叫作破烂儿王的人又开着他的小卡车来过两三

趟,这钢圈还是挂在篮球架上。

桑吉把这事讲给父亲听。

父亲说：“善因结善果，你们有个好校长。”这个整天待着无所事事的前牧牛人还因此大发议论，说，如今坏人太多，是因为警察太多了。父亲说：“坏人可不像虫草，越挖越少。坏人总是越抓越多。坏的东西和好的东西不一样，总是越抓越多。”

桑吉把父亲的话学给多布杰老师听。老师笑笑：“奇怪的哲学。”

桑吉问：“奇怪的意思我知道，什么是哲学？”

老师说：“这个我也不知道。”

桑吉很聪明：“我知道，这个不知道是说不出的知道，不是我这种不知道。”

老师被这句话感动了，摸摸他的头：“很快的，很快的，我就要教不了你了。”

多布杰老师平常穿着军绿色的夹克，牛仔裤上套着高筒军靴，配上络腮胡子，很硬朗的形象，说这话时眼里却有了泪花。

他那样子让娜姆老师大笑不止，饱满的胸脯晃动跳荡。

现在，桑吉却在逃离这钟声的召唤。

奔跑中，他重重地摔倒在一摊残雪上，仰身倒地时，胸腔中的器官都震荡了，脑子就像篮球架上的钢圈被敲击过后一样，嗡嗡作响。

桑吉庆幸的是，他没有咬着自己的舌头。

然后，他侧过身，让脸贴着冰凉的雪，这样能让痛楚和脑子里嗡嗡的蜂鸣声平复下来。

这时，他看见了这一年的第一只虫草！



## 二

其实，桑吉还没有在野地里见过活的虫草。

但他知道，当自己侧过身子的同时也侧过脑袋，竖立在眼前的那一棵小草，更准确地说是竖立在眼前的那一棵嫩芽就是虫草。

那是怎样的一棵草芽呀！

它不是绿色的，而是褐色，因为从内部分泌出一点点儿黏稠的物质而显得亮晶晶的褐色。

半个小拇指头那么高，三分之一，不，是四分之一一个小拇指头那么粗。桑吉是聪明的男孩，刚学过的分数，在这里就用上了。

对，那不是一棵草，而是一棵褐色的草芽。

胶冻凝成一样的褐色草芽。冬天里煮一锅牛骨头，放了一夜的汤，第二天早上就凝成这种样子——有点儿透明的，娇嫩的，似乎是一碰就会碎掉的。

桑吉低低地叫了一声：“虫草！”

他看看天，天上除了丝丝缕缕的仿佛马上就要化掉的云彩，蓝汪汪的，什么都没有出现。神没有出现，菩萨没有出现。按大人们的说法，一个人碰到好运气时，总是什么神灵护佑的结果。现在，对桑吉来说是这么重要的时刻，神却没有现身。多布杰老师总爱很张扬地说：“低调，低调。”这是桑吉作文中又出现一个好句子时，多布杰老师一边喜形于色，一边却要拍打着他的脑袋时所说的话。

他要回去对老师说：“人家神才是低调的，保佑我碰上好运气也不出来张扬一下。”

多布杰老师却不是这样，一边拍打着他的脑袋说“低调，低调”，一边对办公室里别的老师喊：“我教的这个娃娃，有点儿天才！”